

《入菩萨行论》第八十七课

发了菩提心之后，今天我们再次一起学习寂天菩萨所造的《入菩萨行论》。《入菩萨行论》分十品，现在我们学习的是第六品——安忍品。安忍品通过各种理论和原理对嗔心进行了分析、观察，发现我们所生的嗔心本身是一种妄执，属于一种非理作意。如果了知了这种根据，我们就有了一种对治嗔心的武器——有时是破除嗔心的利剑，有时也是一种铠甲，能够抵挡嗔恨心的伤害。如果没有真正掌握这些理论、对治方法和窍诀，在我们生嗔心时，就很难以真正运用这种攻防的利器。如果我们已经完全通达了安忍品的窍诀，在遇到对境时，就可以通过这种利剑、铠甲，有效地消灭嗔恨心，顺利生起安忍的智慧。

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第二个科判当中的内容：

壬二(破嗔于自己与亲友行善作障者)分二：一、破嗔于世间法作障者；二、破嗔于福德作障者。

癸一(破嗔于世间法作障者)分二：一、阻碍赞誉者并非有害；二、将阻碍赞誉者视为有益。

子一(阻碍赞誉者并非有害)分二：一、赞誉无有利乐；二、不应喜之。

丑一、赞誉无有利乐：

在上堂课当中，我们也学习了一个颂词，就是说赞誉其实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利乐，不能为我引发后世的安乐，也没有办法让我们长寿、获得力量、无病，乃至让我们身体快乐等等，这些实际的利益，我们都没有办法通过赞誉而获得。

若吾识自益，赞誉有何利？

若唯图暂乐，应依赌等酒。

字面意思是：如果我的心识通过分析，了知了什么是自利，什么不是自利的话，其实赞誉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利益。如果不分析今生后世的因素，只是贪图获得赞誉这种暂时的快乐，那么依止赌博或者喝酒等方式，也可以让自己直接获得。

下面深入学习颂词的深刻含义。“如吾识自益”：“识”就是心识的意思。按照字面上理解，如果我能够辨别什么是自利的话。注释中分析，成不成为自己的利益，是通过心识辨别的，辨别之后，就知道“赞誉有何利”——这个赞誉对我们自己，到底有没有自利？怎样成为自利？自利不是指获得觉悟、解脱，就是指获得福德、长寿、力量、无病等等。但我们真正通过心识进行辨别之后，其实赞誉给我们带来的自利非常少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的自利，即使有，也是间接的、非常少的。除了我们的意识假设它对我们有利之外，赞誉本身并未给我们带来什么真实的利乐。“若吾识自益，赞誉有何利？”我们通过心识辨别，其实赞誉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利益，这是第一句和第二句的意思。

我们再分析第三句、第四句。“若唯图暂乐”这是对方提出来的反驳。此处“对方”应怎么理解？学习佛法时，经常说对方怎样，我们怎么回答，我们感觉对方好象是和自己无关的另外一个人，或者是与我们敌对的团体、阵营。其实这个地方所讲的对方，主要是指与修安忍敌对之意。这种敌对有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念，比如我们想生嗔心的念头和妄执。

颂词中对方这样说，我方这样应，其实是智慧的教言和非理作意二者之间的一种问答。我们在实修安忍时，内心也会产生各种分别念，此时就可以通过《入行论》的这种对答方式，用智慧的教言去破除。我们在打坐修道时，可以把不愿意修安忍的心念划为对方，然后

借助寂天菩萨、佛陀给我们的智慧教言，一个个去分析、批判，最后我们就得到了结论：生嗔心的确没有任何理由。

此处我们也使用这种方式分析：如果对方说，不管你怎么分析，有利也好，无利也好，反正我觉得赞誉确实带来了快乐，通过赞誉我能够舒心悦意。我们回答：你的想法是只要带来舒心悦意就够了，那么我们还考不考虑今生或来世的真实自利？考不考虑今生和来世的善法？还是善不善都无所谓？如果说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反正能给我带来安乐就可以，并不考虑今生来世，只要能够舒心悦意就足够了——“若唯图暂乐”，如果你只是贪图这种暂时的快乐，不分析今生后世的因素，那么“应依赌等酒”，你可以去寻求赌博、寻找美酒。“等”字还包括其他，如去交往异性、交往美女等等，这样就可以获得暂时的快乐。

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让我们去寻找赌博等快乐？这是怎样一种含义？我们可以分析一下。“若唯图暂乐，应依赌等酒”，如果你不考虑因果，不考虑什么是对我们真实有利的，哪些是真实有利的果，哪些是真实有利的乐因，如果这些都完全不考虑，只是说能够给我带来快乐就可以的话，那么我们可以去依止赌博等等。这些东西在佛法看来，是让我们产生烦恼或者罪业的因，如果你只是图暂乐，抛开其他的因素，你就可以依止这些。当然对于修行人来讲，这是不允许的，如果去依止就自毁后世。今生通过赌博或者偷盗、邪淫的方式虽然获得所谓暂时的快乐，但是在今生来讲是罪业，从长远来看，这种罪业能够引发后世的痛苦，佛弟子是不能依靠的。如果不考虑这种因素的话，“应依赌等酒”，你依靠这些就可以了。

按照世间法的标准，赌博也是不如法的，尤其在因果观念比较深厚的时代尤其如此。现在赌博在有些地方已经合法化，或者在现

代稍微赌一赌，也不是很大的问题。但在寂天论师造《入行论》的时代，赌博、喝酒算是一种恶业。如果你在有些场合酗酒，会让自己的心识不清醒，做很多非法的事情。还有依止邪淫等等，邪淫在古代、现代都被认为是不如法的。总而言之，“应依赌等酒”，是指通过非法的手段获得快乐，把道德规范或者解脱的因都完全抛弃了，这是一种意思。

还有一种意思：如果你只是想获得暂乐的话，直接依止赌博就可以了，不必通过迂回的方式来获得暂时的快乐，这就很费事了。如果你不考虑因果，不考虑今生和后世真实的利益，直接依止赌博就行了，通过赌博可能给你带来大赢大输的刺激；还有通过杀生、邪淫、喝酒的方式，来满足一下暂时的快乐，这是直接可以获得的，又何必通过迂回的方式呢？什么是迂回的方式？就是首先获得赞誉，再通过赞誉来获得暂时的快乐，这不是很麻烦吗？如果你只是去寻找暂时的快乐，直接去吸食毒品、酗酒，也可以获得暂时快乐，但我们要获得赞誉，就不是这么直接了。首先你要去做一些让别人生信心的事情，然后还要保持好形象，做了这些之后，别人给你一些好的口碑，最后给你一些赞誉。如果目标只是暂时快乐，何必通过这么多方式、迂回一大圈来获得赞誉，再通过赞誉来获得快乐呢？你直接依止“赌等酒”不就行了吗？

这是寂天论师说“若唯图暂乐”，你只是图暂时的快乐，就可以依靠直接的方法，不需要迂回的方式。如果我们很喜欢赞誉，依止“赌等酒”能不能获得呢？但是赌博、喝酒在古代印度都是毁坏名声的法。我们学习过《宝鬘论》、《二规教言论》、《亲友书》中所说毁坏名誉的六法，当中就有赌博、喝酒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获得名誉，你就必须要阻止“赌等酒”，如果你依止“赌等酒”，那就没有名誉了。所

以从这方面讲，它本身也是一种矛盾。假如我们想要真实获得快乐，当然每个人想获得快乐的想法本身没有什么错，作为众生，不管是人也好，旁生也好，都想获得快乐、离开痛苦，这是众生之常情，本身无可厚非，但即使如此，我们寻找快乐也需要依靠一种正确的方式。如果不计后果地去想获得暂乐，虽然获得了，往往会让自己失去更多的快乐。通过一点小乐，损失了大的快乐；通过一点小乐，造下了巨大的苦因，这不是智者选择的方式，而是愚者选择的方式。为了眼前的小利然后损失自己很多的快乐，这是不值得的。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知道，如果不计后果去追求赞叹是非理的。

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“若唯图暂乐，应依赌等酒”。我们通过几个方面分析为什么寂天论师说“应依赌等酒”，大概了知了寂天论师的想法：如果通过很多的方式去依止暂乐，或者想要获得赞叹，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方法。

若仅为虚名，失财复丧命，
誉词何所为，死时谁得乐？

如果仅仅是为了一些虚名而失财丧命，那么这个誉词——名声又有什么用呢？自己在死亡的时候，谁能通过名誉获得快乐？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了知字面意思。进一步分析“若仅为虚名”：世上很多人为了得到名声，往往不考虑代价。众生的喜好是不一样的，有些人喜好比较实在的东西，比如财富或者身体的快乐感受等等，这些方面的追求比较多一点；有些人可以放弃财富，但就是好求一点虚名，为了清高的名声，甚至可以抛弃生命。颂词就是表述有些人为了虚名而失财丧命。获得名声并不是没有代价的，世间成名的人都付出了一些代价。关键是我们获得名声有什么必要？我们是做了正确的事情附带获得了名声，还是为了获得名声而失去很多东西？

有些人做事并不是为了成名，比如佛陀和菩萨。其实真正有名

声的是佛陀，佛陀的威名周遍三界。现在地球上有些明星的名声比高僧大德还大，世界上是佛陀的名声大？还是当红明星的名声大？现在很多人没有听说过佛陀，但说一个明星的名字，很多人都知道，比如一些球星，或者前几年去世的歌星迈克尔·杰克逊，好像全世界都知道。但有几个人知道佛陀？可能很少。从局部、从地球上来看是这样，但真正来讲，佛陀的名声的确是周遍三界的，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阶段，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，但是在天界、在其他地方，（佛陀的化身、事业并不单在地球上，他的事业周遍三千大千世界，真正严格意义来讲，佛陀和菩萨们的名声的确非常大，）不单在人间，在非人界、天道等很多地方，佛陀的名声真正是周遍的。佛陀获得这么大的名声，是他追求得到的吗？不是的。佛菩萨并不追求名声，他们追求的是真实的菩萨道。他们的发心是为了一心一意利益众生，为了利益众生而修道，而做利益众生的事业，在做这个真实事业的过程中，附带地获得了名声，对于这些附带获得名声的圣者来讲，有名声无名声都无所谓，有也可以，没有也可以。有名声他可以用这个名声做事情。

但有些人不是这样的，他们的名声是追求得来的。他主要就是追求名声，所以就要付出相应代价，什么代价呢？失财丧命、死时不得乐。首先我们看通过失财获得名声：以前古代有一种称呼叫善人，有些人想获得善人的名称，获得善人的名称需要做什么事呢？必须大量地施舍财物，修桥、补路、开仓放粮，救济贫穷等等。比如现在的人为了得到慈善家的名称，他必须频频去做很多好事引发媒体的报道，之后他才会被大家所熟知，最终会获得慈善家的名声，为了获得名声其实他是要损失很多财富的，这就是失财。

第二丧命。有些人为了获得名声不惜丧失自己的生命，最典型

的就是英雄。为了获得英雄的名声，不惜伤害自己的生命，为保全自己所谓的尊严，也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。为名声可以丧失生命，用自己的生命博得好名声和口碑。“誉词何所为”，我们分析赞誉的名词“何所为”，如果损失财富只是为了追求虚名，这种虚名——誉词有什么用呢？其实就是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而已，觉得自己是名人，自己怎么名声在外或者口碑很好。这种誉词到底有什么作用？或者自己丧命之后这个誉词有什么作用？没什么作用。
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“死时谁得乐？”在死亡的时候谁得乐呢？即便是通过失财得到名声，通过丧命得到名声，但在死亡的时候谁又能够通过这种誉词带来快乐？有些人说这些都无所谓，只要我获得好的名声，我就可以流芳百世，流芳百世是很好的事情啊。其实你死了之后，谁能够听到这个名声呢？你觉得可以流芳百世，其实你死亡的时候两脚一蹬、两眼一闭就到了后世了，名声好坏已经和你没有什么关系。所以一旦死亡到了，有可能在世间中你留了个好名声流芳百世，但是对你自己本身来讲没有什么大的利益。在世的时候失财丧命，死后不得乐。

这个地方“死时”，也有“死后”两层意思。我们知道，死亡的时候万般皆不去唯有业随身，身体带不走，钱财带不走，当然你的名声也带不走。不可能因为你死前是个名人，因为你是名人的缘故，所以阎魔狱卒就放过你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死后你到了中阴界见阎王的时候，你说我是名人叫阎王网开一面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，正在死亡的时候，正在四大分解的时候，死亡的痛苦来临的时候，你是名人也好，不是名人也好，如果你在在世的时候造了罪业，那么死亡的痛苦是没办法避免的。真正要避免四大分解的死亡痛苦唯有修善法。如果你是一个修善法的人，那怕默默无闻，死亡时没有一个人知道，或者

你一个人死在家里，或者你一个人死在山洞里，没有人知道你死了；如果你是一心一意修持善法的人，死亡的时候没有名声不要紧，死亡的时候你自己得乐。如果你名声很大，但是没有造善业，死亡的时候痛苦归你自己，所以死时谁得乐呢？其实死亡的时候当然是修善法得乐，如果你没有修善法，只是得到一个好的名声，这是没办法得乐的。

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你施财获得的名声不得乐，前面我们再再讲，就看你施财是怀着什么目的，如果你耗费了大量财富，发心就是为了得到名声，最后你的名声是得到了，但是因为你的发心太小，回向的时候希望成就在名声上，有可能你虽然布施了几千万、几亿的财产给其他穷苦的人，但是因为你的发心就是为了得到名声的缘故，所得到的果报不可能带来后世的快乐。因为果报怎么成熟，关键看我们的发心。你的发心就是为了得到名声，那么就不可能在其他方面成熟了，或者即便成熟也是很少的。所以虽然你破费了很多财富，但死亡的时候并不能因此带来快乐，死后也不会因此带来快乐。

丧命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我们并不是说以丧命获得名声就不对，关键看丧命是因为什么而发心，比如你发心真正是为了拯救火海中被困的人，最后为了救人而丧命，这样你不但得到了英雄的名声，而且可以得到功德，这样的丧命有意义。如果你丧命就是单纯为了得到名声，那么不管你救了人也好，怎样也好，果报主要还是成熟在虚名上，不会成熟在实实在在的福德上面。我们可以分析，死亡时是这样，死后这个名誉也不会给自己带来快乐。我们死后到了中阴然后再转生，转生到下一世，再转生到下一世，我们在轮回中不断地漂流，上一世中所得到的名声在转生之后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快乐，因

为转生之后会忘记上一世所做的事情。

我们觉得名声会给我们带来快乐，或者我会流芳百世，但其实自己转生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和上一世这个人所做的事情没什么关系了。以前我们经常讲这个比喻：假如我们站在历史上某某英雄的墓碑面前，回想着他的事业，觉得他很怎么样，其实有可能我们所瞻仰的英雄就是你的前世，你前世就是这个英雄，但是转到现在你全忘了，或者对现在的你来讲，英雄这个名声根本就不要紧了。可能在活着的时候有点点利益，但是死了之后什么利益都没有，这种事情在轮回中发生的概率不能说没有，虽然小一点可能还是会有。

所以说名声没办法带来快乐，就是一种誉词而已，“誉词何所为？死时谁得乐？”这个讲完之后，我们再看第一句中有一个重要的词语“虚名”，这个“虚名”是重点词汇，在颂词中体现得很明显，为什么是虚名，为什么是虚妄的呢？失财是第一个原因，丧命是第二个，死时死后不得乐是第三个，颂词中很明显地点出了这个所谓虚名的虚，它就是一个虚的东西，为了这一点点名声，你的财富没了；为了这一点点东西，你的命也没有了；为了这一点点东西，死亡的时候没有善业，死后也不得快乐，难道这不是虚名吗？这就是真正的虚名。

我们说这个“虚名”到底怎样“虚”呢？其实它有时是印在书上的几个字“某某”，或者张三李四。你是什么英雄，或者是报纸上宣传的某个英雄事迹，其实就是在纸上出现一个名字而已，字是油墨印的，几个笔画凑在一起成为你的名字，你就觉得我出现在书上了！怎么怎么样了，其实就是一个虚名。

如果虚名出现在声音当中呢？“张三、李四”就是一个声音，声音是留不住的，说了之后马上就消亡了，马上就听不到了。主要就是我们的心识、意识在执著它，觉得它对我很重要，所以我就拼命去追

求。认为很重要必须要有根据，如果没有什么实际的根据，还非要认为重要就不合理了。疯子会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很重要，但没有任何根据。在有理智的人看起来，这种所谓的重要是自己认为的，真正分析起来并不是很重要。如果我们不注意，可能每个人都会变成疯子，因为我们的有些思维可能和疯子差不多——没有根据就觉得很重。如果真正觉得重要，到底是哪些方面重要？财产也没有了，命也没有了，死时不得快乐，死后不得快乐，对解脱没有利益，对众生没有什么甚深的利益，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利益。所以虚名并不值得我们去追求。

所以赞誉没有利乐，通过“仅为虚名”这个虚字，它就表现得非常清楚。当然话又说回来，如果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虚名，而是为了真实地利益众生，或者如世间中讲的，他就是为人民服务，没有追求所谓的名声，他得到名声会很淡然，并不把这个放在心上。他只要给其他人做了好事，或者给社会真正做了有意义的事情，修菩提心的菩萨的确确是为了众生，他得到名声，就可以用名声来做更多有利于众生的事业。因为世间人比较崇拜名人，这些人在关键时候，或者平时他能够站出来讲几句，很多人会听的。如果能够善用名声为众生谋福祉也算有点意义。菩萨就是这样的，有些高僧大德的名声非常大，所以他站出来说：大家要认真学习佛法啊，大家要放生啊，大家要念佛号啊等等，就有很多人愿意听他的。对社会、众生都有利益，这个名声就有意义。

对一个修行人来讲，如果把所有或大部分的精力放在追求名声上，那么即便是追求到了，（有时付出了人力物力，也得不到，这个情况我们不讲。）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也就只有几十年的时间，如果把很多时间、精力放在追求虚名上面，那么我们的发心、行为就

会空耗，没法给自己的修行带来实际的利益，所以分析这个颂词，的确这样的赞誉是没有什么利乐的。

沙屋倾颓时，愚童哀极泣，
若我伤失誉，岂非似愚童？

当孩童用沙垒起来的房屋倾倒时，他们会非常悲哀而哭泣。凡愚者通过很多人力、物力修起来的名誉的房屋倒塌时，他们也会非常地伤心。“岂非似愚童？”——这个人的行为，难道不是和愚童一样吗？就和愚童是一样了，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思。首先我们看这个比喻：住在河边、海边的孩童，很喜欢在沙滩上玩耍，尤其是很多孩童会聚集在一起挖沙洞或者建房子，仓库、汽车，什么都一应俱全，好像和真的一样，一旦他们的沙屋（因为没有基础，很容易倒）倒了之后，他们就会很伤心。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，觉得这个是真的房子和财产，所以他们会非常伤心而哭泣。这个时候，旁边的老人和成年人就觉得很好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所谓的房子是假的，所谓的财富是假的。大人们不会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假的，这个例子大家比较容易理解。

下面讲意义。“若我伤失誉”，如果我因为失去名声而哭泣，比如本来我的名声、口碑很好，但是今天有人在网上发帖诋毁我，很多人都在骂我，我的名声扫地了，丧失了名誉我很伤心。那么我很伤心“岂非似愚童”？我觉得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但是名誉在智者看起来，本身就是假的，名声本身就没有意义，有怎么样？没有又怎么样？如果我们为了这种名声非常伤心，“岂非似愚童？”那我们的行为不就像愚童一样吗？大人看孩童因沙屋倾倒而哭泣，他觉得很好笑，那么智者或者圣者看到我们因为失去了名誉而伤心哭泣的时候，他们也觉得我们的想法、行为很幼稚、很好笑，这就是二者相似之处。

我们平时很耽著这个名誉，就像比喻中的孩童很耽著他的沙屋一样。当我们的名誉丧失了，我们会很伤心，但在智者看来觉得很好笑，就像大人笑孩童伤心自己的房子倒塌一样。大人就像智者，我们就像愚童，这就是一个相对的比喻，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这样。

有时可能我们会认为我们是大人，不会因为这些过家家一样的沙屋倒塌或者毁坏而伤心，我们觉得无所谓，因为我们有承受的能力，但其实真正分析起来，我的行为和愚童是一样的，甚至有时我们比愚童还要愚童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从几个方面分析一下就知道了：第一，我们在构建名誉沙屋的时候，为了获得名声首先要做很多准备，比如说奋起读书或者去赚钱，有钱之后去布施——或者用我的名字去命名一所希望小学、一所大学。他首先必须去赚钱，赚钱之后想方设法把房子盖起来，然后捐给某单位，最后用自己的名字去命名这个学校或者这栋楼。所以我们在为名声做准备的时候，首先是构思，然后投入大量的精力、物力，最后我们获得了名声，就好像小孩子的沙屋修好了，如果这样的名誉一旦失去，这个名誉大厦倒塌之后，伤害的程度和小孩比较起来，哪个更大呢？小孩子的房子倒了之后，他受伤害的程度很小，可能几分钟、十几分钟就没事了。即使一群孩子互相破坏对方的沙屋，就是十几二十分钟又和好了，又在一起笑了，所以他们伤心的时间是很短的。我们觉得他们很可笑，其实他们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强。

但是所谓智力成熟的大人，在这个名誉的沙屋倒塌之后，承受力却非常弱，受到的伤害是致命的。有些人一旦失去这个名誉，他就永远起不来了，被打倒了；有的人名誉失去之后，就跳楼了；或者名誉失去之后就伤害对方，疯狂报复。所以从这个方面看起来，这种行为比愚童还要愚童，更愚、更童。

我们自认为自己的智力比小孩要高得多，当我们在面对同样没有真实意义的名誉沙屋时，我们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？这就需要用慧眼来对这个所谓的名誉去进行观察，只有把它观察清楚、观察透了，我们在对待名誉的时候，才不会被它所拖累，不会花费很多时间、精力和钱财去构造这样一种名誉沙屋。即便通过前世的福报得到了沙屋，也不会有什么高兴；即使倒塌了，也不会有什么伤心，这就是智者的心态，就是寂天论师要给我们传递的一种强有力的信息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达到这个标准，做到这种标准。

在世间中我们与小孩比好象是成人了，但在修行的路上，我们还是小孩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。当小孩脱离了小孩的年龄段，年纪逐渐成熟之后，他对沙屋就彻底地远离了。想想看，我们到了十八九岁、二十几岁、三十岁的时候，还有几个人喜欢玩沙屋呢？对小时候的玩具有几个人会去真实执著呢？没有了，因为他成熟了，看问题能够透彻了。我们要通过学习智慧的教言让我们成熟。小孩子到成年，是年龄上的成熟，现在我们其实需要在理智上、智慧上更进一步地成熟，不单是年龄成熟，看待世间的智慧也需要成熟。

这就首先要学习《入行论》给我们的智慧，然后还要吃透，吃透之后我们看名誉的方法、角度不一样了，就觉得它是个虚妄的东西，不应该对它过于执著，如果我们不执著它，也不会过度地去追求它，如果我们不过度地追求它，我们就可以用追求名誉的钱财、追求名誉的时间、追求名誉的精力去发心、去修行，或者给别人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，这些方面对自他真正有利益。

如果获得了名声，就像第一世敦珠法王在一个教言中所讲：名声有也可以，没有也可以，我们就需要这样一种心态。这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无所谓的心态，有就有，不会因为有了额外地高兴；失去了

，没有就没有了，不会因为失去而额外地悲伤。如果有，就善巧利用，没有就泰然处之，我们需要这种超然的智慧。当我们有了这种智慧之后，当名誉降临，就有看待的方法，因为早就看淡了；当名誉失去受到诋毁，也能泰然处之。他不会因为名声对我太重要了，所以我拼命追求它；或因为名声太重要了，所以我要小心翼翼地保护它。现在有些名人不懂这个智慧，很在意名声，拼命想去维护名声，所以他非常累，身心俱疲。一旦失去，他就觉得一切都完了，都没有了。但是如果拥有这种智慧，在最初的阶段、获得的中间阶段、即便最后失去的阶段，他都不会有愚童一般的心态。

寂天菩萨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获得这种心态，才教给我们观察名誉的很多窍诀。如果我们懂得了寂天菩萨的意思，内心中生起了这种智慧，那么可以想象，我们如果对名声不是太执著，那么谁辱骂我、谁来诋毁我，其实对自己不会有太多的影响，不会因为谁诋毁我的名声，我就生起嗔心。

此处的科判是“赞誉无有利乐”。通过学习此科判，我们就全方位了知了，我们学习到的是一种面对赞誉的智慧，通过这个智慧来看清楚赞誉里面的东西。有时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神秘，为什么很神秘？是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。有时我害怕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如果把这个东西揭开，知道里面是什么的时候，就不会有恐怖了，也不会有很多无谓的希求。

佛陀告诉我们的这种智慧是什么呢？一方面我们说了知实相，实相的意思当然一方面是胜义的实相，一方面是世俗的实相。世俗实相是什么？就是世间的无常。这些是名声假立的。当我们有了这种智慧之后，在世间中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坦然面对、泰然处之，这就是看清了世间实相的一种境界。

丑二、不应喜之。

就是说不应该欢喜名声，和前面的思路一样，如果获得了名声，应该尽量以名声来利益众生，不应该太过于欢喜和追求，如果如此，我们的思维方式就容易出偏差。

声暂无心故，赞誉何足乐？

若谓他喜我，彼赞是喜因？

受赞或他喜，于我有何益？

喜乐属于彼，少分吾不得。

里面有几层意思，我们一层一层来看。“声暂无心故，赞誉何足乐”：声音本身是暂时的、无心的，通过声音表现出来的赞誉又怎样让我快乐呢？“若谓他喜我，彼赞是喜因？”：为什么要欢喜这种赞誉呢？“若谓”：如果，如果对方说是因为“他喜我”，这是喜因，或者说“彼赞是喜因”，他欢喜我的缘故，这是让我欢喜的因，或者说他赞叹我的缘故，这个赞叹是我欢喜的因，如果这样回答，那么我们分析受到赞叹对我有什么利益呢？“受赞或他喜，于我有何益？”或者说他欢喜，对我有什么利益呢？对我都没什么利益。“喜乐属于彼，少分吾不得”：其实这种喜乐，只是属于对方，对我来讲，我一点都得不到。字面上就是这个意思。

下面可以分为几段分析、观察。首先第一段是第一句、第二句。“声暂无心故，赞誉何足乐？”我们很多人喜欢赞誉，喜欢好的名声，喜欢赞叹的名词，但是我们即便听到赞誉又“何足乐”？哪个方面值得我们高兴？

从本质来分析，并没有一种让我们高兴的实际因，第一句讲得很清楚。为什么说“称誉何足乐”呢？因为第一句当中有两个根据：第一个是“声暂”的“暂”字，这是第一个根据；第二个根据是“无心”。“暂”就是偶尔的意思，声音是无法留存的，说完之后就消亡了，所以它出

现一下马上消失，根本不可能安住于第二刹那。比如我们发一个音——暂时的“暂”，它可能延续一秒钟，一秒钟可以分成很多份，很多声音聚集起来，发出一个赞叹的声音，其实声音本身，每一个刹那都在消亡，之后就没有了。完整的“暂”发出来以后，有时是一秒，或零点几秒钟，发完之后就不存在了，所以它是偶尔性的。我们对于一个偶尔性的、不可靠的、没有实质的东西，怎么会认为它是一种安乐的因呢？它不是安乐的因。它是一个暂时性的、偶尔性的东西，为什么我们还喜欢呢？这就是意识的执著，声音本身是暂时的，不会留存，但我们的耳根接受了声音之后，传递给意识，意识就分析：这个声音是赞叹我的，然后内心就因此欢喜，然后一再回忆，回忆什么？回忆他当时赞叹我的情景，他当时赞叹我的声音，我去回忆它，就好像一次次满足了自己的心意。意识和非理作意配合之后，我们才产生所谓的快乐。其实声音本身是偶尔性的，是发了之后马上就消失的状态，这是第一个我们不应该认为它值得高兴的一个因，因为它没有实质、它是虚幻的，出现之后马上消失。这个本体本身不值得我们贪执它，这是一个根据。

第二个是无心。我们喜欢这种赞叹的声音，然而赞叹的声音本身并没有一种想让我高兴的发心在里面，声音发出来在空中传播，其实声音本身是一个色法，有时我们听到赞叹就高兴，听到辱骂就不高兴，其实声音本身没有让我高兴的或辱骂我的发心，它是一个没有发心的色法。我们听到能有什么快乐的？这一句是通过分析声音本体的暂时性和无心性，然后让我们知道其实赞誉何足乐，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快乐的，这是第一层意思。

“若谓他喜我，彼赞是喜因”，此句和后面六句是第二层意思。这两句我们可以理解成对方的观点，就是我喜欢听到赞叹的声音，听到

赞叹的声音我很高兴，让我高兴的因是什么？就是此句后面的两个字“喜因”，到底什么是喜因呢？前面给出了答案——“若谓”，如果我们说“他喜我”，“他喜我”就是喜因之一，这里有两个喜因，第一个喜因是“他喜我”。因为他内心喜欢我，认同我做的事情，他就喜欢我、赞叹我。所以有时他赞叹我说好样的，因为他认同我做的事情，或说，你长得很漂亮，我喜欢你等等，也是因为他喜欢我。因为他喜欢我的缘故，这是我的喜因之一。这里有一个他喜我，我们要分析，和下面的回答是有关系的。

第二个是“彼赞”。“彼赞是喜因”，他喜欢我是喜因。“彼赞是喜因”主要是落在“赞”字，赞叹我的这个词、这个话是喜因。所以可以把喜因分成两个：第一个是他内心当中对我的欢喜心，指他的心态；第二个是他所说喜欢我、赞叹我的话，指他的行为。我们分析喜因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“他喜我”，一个是“彼赞”。

通过两个喜因，我们再来分析观察。首先分析“受赞或他喜，于我有何益？”关键就是“于我有何益？”于我有什么利益呢？前面有两个喜因，后面分析有何益也是两个。第一个喜因是受赞，“受赞”对照前面的“彼赞”，受赞就是赞叹。第一个分析：我受到了赞叹，于我有何益呢？分析下来，没有利益；第二个“他喜”，对照前面“若谓他喜我”，“他喜”是对方的心理状态，他喜欢我对我又有什么利益呢？我们观察这两种喜因，对我都没有什么利益。

首先分析“受赞于我有何益”，赞叹本身有声暂无心故等特点，这个方面已经分析过了。还有一种分析是，如果赞叹对我有利益，我喜欢赞叹，和他的发心无关，如果这是喜因的话，上次在讲义中讲，你可以把他喜欢你的话录下来，24小时播放，看你听了感觉怎么样。其实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这样做，因为知道没有意义。但这是对喜因

之一进行分析，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赞叹的话你高兴，如果你只是喜欢赞叹的语言，那空谷的回音、或者对境里放出的赞叹的话，或者找一个人24小时在你耳边赞叹你等等，其实这样我们就知道没有意义，做多了就没有意思了，大家也不喜欢这种方式。就是说，赞叹的话本身不一定是真正对我有利益的。受赞于我有何益，是这样分析的。

“或他喜”，下面我们分析或他人欢喜，对我有什么利益呢？最后两句是“喜乐属于彼，少分吾不得”，其实是分析“他喜”这个喜因，如果他内心中欢喜我，我们回答的时候就是讲“喜乐属于彼”，其实他欢喜我这个喜乐，是属于张三自己的相续，他高兴是他的事，“少分我不得”。前面我们分析过，张三的相续跟我的相续是两个相续，他的快乐我得不到，他的痛苦我也得不到。即便两个人挨得很近，他内心的欢喜属于他心识的觉受，而我心识的觉受是我的。一个人已经病得非常痛苦了，我坐在他身边，他的痛苦我是感觉不到的。他已经很快乐了，但是我也感觉不到，我没法体会他内心的快乐。这就说明相续不同，他的快乐属于他。“喜乐属于彼，少分吾不得”，我得不到一点点。那么为什么我一点也得不到，还是我欢喜的因呢？为什么他高兴我就高兴？所以我们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发现也是站不住脚的。

所以受赞也好，他喜也好，两个法分开观察的时候，都没有办法安立是喜因，那么即便合起来，他首先欢喜我，再通过欢喜因给我说赞叹语，那就值得高兴了吧？有些人就是这么想的，如果单独分析，赞叹的词语本身不是欢喜的因，那么把二者合起来，他在很高兴、欢喜我的心态之下赞叹了我，合起来总可以了吧？其实结论也是一样的。

如果分开不是欢喜的因，合起来也不会是欢喜的因。所以分析寻找下来没有一点实质，但是我又明明好象感觉到了高兴，这是何故呢？其实还是意识的问题。我认为他对我好、赞叹我，自己的意识当中就产生了非理作意和妄执，然后我就因为这个原因高兴了。其实，稍微分析的时候，赞叹也好，欢喜也好，都是不是欢喜因的本质理由，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。不应该欢喜，主要是指不要盲目地去欢喜，谁对我说赞叹的话我就高兴，谁要说诋毁我的话我就不高兴，分析下来不像表面的情况，我们可以得到比较冷静的智慧去面对这个问题。

当然作为凡夫人来讲难免如此，但并不是寂天菩萨想让我们修成木头人，修来修去你的心修成木头、修成石头，并不是这样。主要是我们对待赞叹这种对境有点反应过度了。因为我们喜欢赞叹，所以导致了谁诋毁我我就生嗔心。如果我们对赞叹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，保持一种理性的智慧，获得和失去都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。只有平静的心态才有足够的空间去分析事物的本质，才能够通过判断做出一些合理的回应。菩萨之所以成为菩萨，就因为内心有智慧，经常处于一种平常的冷静状态中，而凡夫没有办法处在冷静的状态中，遇事往往会偏执，有时很爱，有时很恨，有时妒嫉，分析下来都是非理作意。

《入行论》让我们学习能够比较冷静理智地、面对一切人生问题的清净智慧。有了这些清净的智慧后，在世间和佛法当中处理事情，都会发挥心本身的力量。心本身是没有偏执、没有偏袒、没有戏论的，因为这样的缘故，出现了潜在的力量——佛性。为什么成佛之后事业能任运自成呢？心本身是有这种力量的，但因为出现了很多的妄执、虚妄分别念，没有办法让它的本质显现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如意宝，它的力量不可思议，潜力不可思议。但是因为我们有很多贪欲、嗔恨、嫉妒、傲慢等等，让这些本能无法发挥。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时说：奇哉！奇哉！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因为虚妄分别念不可证得。这些就是贪欲、无明。

如果我们通过理性、冷静的智慧分析万法的本质，通过智慧打破了妄执，让自心本具的智慧明珠离开一切束缚而显现出来，这个人可以称为圣者，也可以称为佛陀。

今天就学习到这个地方。